

· 第一百三十四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7月2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梅德库尔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奥特吉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萨本望先生

古 巴: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加泽兰小姐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明先生

萨明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西迪克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伊 朗: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阿拉森先生

荷 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格拉奇科娃夫人

伊波利托夫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在今天开始议事之前，我谨向委内瑞拉代表、纳瓦罗大使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是最近被任命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我祝他在委员会中工作顺利，同时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密切的合作。

支配着太阳系同时也指导着我们委员会的不可抗拒的旋转规律，注定印度代表团应在七月份掌握小木槌——代表委员会意志的明显象征。我感到十分荣幸的是我能主持这样一个庄严的会议，它正从事着最崇高的事业，即通过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恐怖的、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的世界而寻求和平。

我是诚惶诚恐地担任这一职务的，因为我注意到我的非常尊敬的前任们在过去的月份里在指引委员会的进程中所表现的才干和能力。我将真诚地努力，以求不辜负他们订下的高标准。我知道，在这努力过程中，我可指望我的所有的同事们给予充分合作和支持。不用说，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紧紧地依靠委员会秘书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的丰富经验和指导以及他的干练而有成效的秘书处班子。

委员会的1981年会议在6月份复会以来，匈牙利大使科米韦斯在担任主席期间，以其惯有的深入细致的作风已把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整理就绪。请允许我对他的有成效的任期表示热烈的祝贺，并感谢他移交给我一种，正如人们所说的，进行顺利的状态。我希望下一任主席在这方面也将有这样的好运气。

尊敬的代表们，我们在就裁军措施进行认真谈判的同时，显然必须意识到我们所代表的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利益。在维护这些利益的时候，无疑，我们是受我们自己的国家观念指导的。但我们决不能忘记联合国是一个更大得多的家庭。以古梵语中的一句话来说，“全世界是我们的祖国；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在那里，在寻求一国的利益时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动，或甚至没有行动，会对整个国际社会的集体幸福和安全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自觉地加以调和和节制。我们委员会发挥两个主要的和相互联系的作用。第一，它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机会，以明确表达我们各自代表的国家的安全考虑和观念。同时，它使我们每个人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安全考虑和观念。但事情不应仅仅到此为止。发表意见和互相了解的过程应导致认真而有意义的对话，通过对话，我们能从相互的观点中获得教益，弄清各国政策的理由所在，最后开始协调我们的不同看法和利益。这是我们谈判的要素。目前，我们委员会主要是在谈立场摆观点。但是进行认

主 席

真谈判的更为重要的方面，即为了相互谅解而不只是为了抵制对方，尚有待充分地体现出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真诚的对话，赋予我们的调和各种不同的安全考虑的困难进程几乎是无法开始的。

要求安全的愿望毕竟是产生于害怕、不信任以及悲观情绪。我们渴望安全，主要是因为害怕危险。没有任何东西比无知、缺乏谅解、偏见和先入之见更能加剧这种害怕心理的了。我们都说有和平意图，但不幸的是，我们反映的往往是各自的害怕和恐惧心理。这一反映连同它被夸大的和歪曲了形象，只有通过对话的过程才能克服，对话是了解害怕和猜疑的真相的一种努力。一旦建立起恰当的、非歪曲的看法，集体安全就不再会象这些年那样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目标了。

成功的谈判需要一种互相谅解的精神，而互相谅解反过来又需要更好的了解。这就要求每个代表团以及集团或联盟的成员不夸大它们自己狭隘的安全利益，而同时又过份轻率地把别人的类似的考虑说成是无关紧要的或不值得认真注意的。因此，让我们把实现集体安全这一目标的义务变成在这一委员会中进行谈判时日常作出的实际决定吧。

确实，今天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对抗和紧张。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集体的机构更有必要促进我们间的对话，并奠定一个更良好的互相谅解的基础。如果我们自己成了今天困扰着世界的低落情绪和恐惧心理的俘虏，我们就会还没有在据认为是漫长而艰难的征途上迈出头几步之前就承认失败。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万里征途，始于足下。让我们避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对我们各自的安全利益的追求危害了我们集体的生存。

我已经就某些问题讲了不少话，我认为，如果要完成这个裁军领域中进行谈判的唯一的多边机构的职权，这些问题是必须如实而坦率地讲清楚的。离召开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只有几个月了，我们需要某些具体的证据来着重表明，我们委员会在实现“有效国际管制下全面彻底裁军”这一大家期望的目标方面仍然具有相应的和的确重要的地位。

在我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要预祝委员会设立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各位主席工作顺利，并表示相信，他们的努力将使我们能向明年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无愧于这一委员会和每一个代表团的建议。

(主席)

正如我所希望的，如果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能在七月份开始认真而诚挚的对话，通过这些对话我们大家又都能了解到每一个国家的安全考虑和各国的观念，并开始逐渐形成互相谅解的局面，那么，我就能满意地说，这真是一个“印度的夏天。”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首先我愿代表委内瑞拉代表团衷心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7月份的主席。我们相信，在您英明和有效率的领导下，委员会的工作将是非常有益的和有效能的。委内瑞拉外交部长现正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这表明了我们两国希望加强友好和合作关系的愿望。主席先生，我还想对您讲的欢迎我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番友好、客气的话表示感谢。我愿以最大的兴趣和热情同其他尊敬的同事们一道参加国际社会寄予很大希望的这个重要的裁军谈判机构的工作。

我也想对科米韦斯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谢意和祝贺，他在6月份高超而有效地履行了委员会主席的职责，他在这个多边机构进行的众所周知的活动中一贯就具有这些特点。

现在，我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就议程的某些项目的一般性质做一些简短的评论。

对军备和裁军问题进行发言而又想不说无法避免的重复话，变得日益困难了。对这些问题的基本解决办法已在这个和其他国际论坛上不断再三地讲过了，大会的很多决议里也已讲过了。然而，国际形势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主要地由于无法缓和的核军备竞赛，使我们完全确信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必要重申裁军的重要性，并加紧努力以便在核裁军方面实行具体的措施。

裁军谈判委员会最近几个星期来又一直在审议核禁试问题。我们也想再次谈谈这个问题，以便强调它的重要性，同时强调迫切需要在本委员会的主持下，以适当的方式解决此问题，以求就这个问题通过一项条约。

人们反复地提出了无可辩驳的论证和理由，支持及早为这个重要的和迫切的问题缔结一项国际协定。不幸的是，这些合法的要求实际上没有得到盼望的结果，由于某些代表团采取了以它们狭隘的国家观念为基础的立场，这些观念很明显和那些要求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并把这作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目标的重要一步的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是不相容的。结果，在经过很多年紧张审议之后，仍不能说已取得了任何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

真正的进展,因为事实上,核试验以各种借口仍然不断地在进行,从而促进了数量上和质量上的核军备竞赛。

然而,我们决不向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低头,我们今天要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坚强地重申我国代表团同21国集团的其他国家就委员会会议项目1所做的基本断言。我们坚持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相信,首先,有必要继续坚韧不拔地彻底审查各种供选择的办法,这些办法可能导致就大会一再认为是最高优先的问题通过一项公约。

我不想详细重复委内瑞拉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我只想提醒委员会,我国代表团赞成全面禁止核试验,包括为和平目的试验,因为不可能明确区分为军事目的的试验和为和平目的试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绝对排除用于和平目的核爆炸的可能性,但是它们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进行。在国际权威机构的严格监督下,一个国家可以受权进行核爆炸,条件是确实证明其目的是和平的,并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其被用于军事目的。

21国集团最近提出的CD/181号文件载有说得很清楚和简要的具体提案,这些提案旨在决定性地给禁止核试验工作以一个推动,从而通过拟议设立的工作小组,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执行其任务。文件还载有向参加三边谈判的核武器国家提出的一些很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获得一种与主题之紧迫性和重要性相适应的答复,其口吻也应当与21国集团在表达它们对此问题的忧虑时所使用的口吻完全一致。

21国集团在CD/180号文件里同样地重申了它们就议程项目2,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

委员会就项目2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正如我们当时指出的,较大程度上是朝向谈判进程的第一步,它只不过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即核威慑理论必须加以放弃,以便为人类争取较好的未来铺平道路,在那种情况下国际和平与安全可能建立在更加坚定和更加公正的基础上。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条约,正如这里提出的,将是朝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

尽管非正式会议无疑是有用的,但它们也指出需要在高级的多边谈判中讨论所涉及的复杂问题。21国集团已提出了可以授予新的工作小组的职权的主要组成部分。

项目2的重要性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根据《最后文件》第50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委内瑞拉)

段对这个高度优先的问题理应采取的行动不断地遭到某些国家的限制和阻碍, 而这些国家恰恰因为它们是核武器国家, 对促进核裁军承担着主要责任。

委员会应充分执行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大会授予的职权。我们之所以对此极为关心是由于无核武器国家有权要求核裁军, 有权要求它们自己参加裁军谈判, 因为归根到底这是在这一场很少的几个国家无意义的冲突中保证它们自己生存的问题, 这一场冲突把整个人类的命运置于危险之中。我们这些国家在此国际形势的紧要关头——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个方面就是核军备竞赛——不能满足于, 更不能甘心于只起一种消极和次要的作用。

那时以来, 核裁军是最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全世界各国人民对此都极其关切, 因此21国集团的成员国理所当然要坚持提出, 委员会应不再延迟地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以便在核裁军领域内通过具体的措施。

此外, 21国集团的这些合法要求——在我提到的两个文件里已重申了——与委员会的基本性质, 也就是其存在的目的, 密切相关。我们委员会的成员们, 大家都有责任维护, 并在必要时加强, 委员会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性质。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从谈判的观点出发, 审议其议程上的重要项目, 并为了通过体现具体裁军措施的文件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在其他有限的论坛所进行的谈判不应成为委员会就同样问题进行谈判的障碍, 后者的谈判是符合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这一作用的。因而, 那些参加有限的谈判的国家, 应充分和不断地向委员会报告这些会谈的进展。此外, 裁军谈判委员会发挥其谈判机构作用的最实际和有用的办法, 正如人们已指出的, 是通过工作小组, 其重要性无需再加评论。

在这个阶段, 我们至少能希望至今还阻碍就设立两个工作小组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核武器国家, 以裁军的利益为重, 以本委员会的信誉为重, 改变它们的态度。反映世界广大人民的愿望和期望的很多代表团的呼吁, 不能、也不应该无限期地被忽视。

我国代表团想简单地提一下所谓的放射性武器问题。委内瑞拉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在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开始审议时, 我们就提出了不同意见, 其唯一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在这方面取得真正的裁军措施。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

我们在那时讲，作为特设工作小组工作的成果而拟通过的公约，不应指禁止放射性武器，因为这种武器现在还没有，而应指禁止为军事目的而使用放射性物质、禁止战争的放射性方法或放射性战争的方法。

正如我们强调的，这一立场并不是死板的。不过我们仅仅怀着兴趣注视着工作小组的讨论，希望能见到导致产生一些增添或产生一些修改的新组成部分，而这些增添或修改或多或少能和我国代表团原来提出的基本意见相一致。

今天我们满意的注意到，最近几个星期来，越来越多的倾向支持列入一些旨在促进和扩充公约草案的新组成部分。由于瑞典代表团提出提案要求列入有关放射性战争概念和对核反应堆的袭击的条款，这个倾向更清楚了。由于以色列对伊拉克核反应堆的袭击，后面一点已证实至为重要委内瑞拉政府已单独，同时也和21国集团的国家一起，谴责了以色列的袭击。

这些提案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最后能被采纳，它们对所谓的放射性武器公约将加上新的色彩，公约的本质将获得大大的改进。

新的一些提案，特别是关于放射性战争的概念，正反映了某些委内瑞拉代表团所关切的事情，我团就是由于这些关切才在不久前提出不同意见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完全支持这些提案的原因。的确，瑞典代表团提案要求从政治、法律和技术观点作一些澄清，但基本的思想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因此应列入条约草案中。

我国代表团还想强调，公约里使用放射性武器这个词儿决不能意味或暗示这样一来使用核武器就合法了。在现在谈判的条约里对核武器应有一个适当的联系，因为不管怎么说，所谓的放射性武器和核武器有着内在的联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公约没有委员会议程上的其他项目那样的优先性，所以，只有在它有助于禁止和消灭核武器时，才有真正的价值。核武器的存在及其潜在的破坏作用当然没有人怀疑。

委内瑞拉代表团对负责起草综合裁军方案，以便及时提交大会在其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审查和审议的工作小组的工作特别重视。

综合裁军方案显然是要在大会特别会议上出现的主要文件之一，因为正如人们指出的，它应为裁军的实质性谈判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很清楚，根据《最后文件》第45段规定的各优先项目，委员会得起草一个综合裁军方案。《最后文件》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

明确地写明，对核裁军的措施应给予优先注意。

现在是整个世界困难和关键的时期。我们正在经历国际形势的紧要阶段，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出力为各国在协调和互相尊重以及和平和正义的气氛中共同生活而打下基础。核裁军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不久的将来要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将是国际社会决心坚定地促进裁军的又一次表现。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一个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面临着对改善国际形势和满足国际社会的期望作出重大贡献的最大挑战。

主席：我感谢委内瑞拉大使罗德里格斯·纳瓦罗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看到您在七月份主持我们的会议感到很高兴。先生，我们肯定，在您的指导下，我们的工作将在十分胜任、干练和完全公正的领导下进行。我还愿表示赞赏您尊敬的前任科米韦斯大使的工作，六月份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对委员会所做杰出贡献是值得感谢和钦佩的。

主席先生，自从委员会成立以来，巴西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特别是21国集团一道，一贯主张就我们的议程中最重要的项目，即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开始实质性谈判。

就这个问题进行多边谈判是迫切而重要的，其理由是大家所熟知的，无需在此重复。并且这些理由已受到本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的国际文书明确承认。人们自然会相信，这样一致通过的意见应足以保证委员会能够从实质上处理这个问题。联合国全体成员，特别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曾通过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同意采取该文件号召的行动，因此，已做出了正式的、应充分遵守的承诺。既然将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列入议程和委员会工作计划，委员会成员就是接受了这是应在本机构谈判的题目；本机构成立时就赋有明确的谈判职权。

因此，我国代表团不明白委员会中的两个成员为什么对成立可以对项目2进行实质处理的特设工作小组问题持缄默和犹豫态度。如不是他们持这种态度，本可在本机构中就这问题达成共同意见。我国代表团本来认为，我们大家已经做出的承诺应该不容置疑，特别是因为这些承诺是长期仔细谈判的结果，而且写入共同协议的文书才有四年。

这样，这两个代表团表现的立场令人不安，这反映了当前某些方面打算修改不太久以前在裁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军领域中已经协议的某些概念的趋势。1960年代后期，三个核武器国家包括两个超级大国，通过国际条约正式承诺“早日”就核裁军问题开始谈判。它们继续公开表示坚决拥护该条约，但它们似乎仅热衷于该文书中的某些条款。

后来，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起草《最后文件》，一致同意通过了这个文件，成立了多边谈判机构，原意是对《行动纲领》中提出之问题采取行动。但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三年以来，想将这两个被认为是最优先的问题提出来进行实质审查和谈判的尝试遭到故意的阻挠。常提出的一个理由是，这种问题“太重要了”，或“太敏感了”或“太复杂了”，不能进行多边的详细研究，与此一起还有一个奇特理由是，核裁军只关系到核武器国家的“切身利益”，因此应在越来越小的大国圈子里处理为好。

最近，我上面提到的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在某些核武器国家的辩论和态度中越来越明显。这种辩论是要证明核武器的存在和持有是有理的，理由是这类武器是保证那些大国安全的根本工具，它们能确保均势，均势又是现有和平、稳定和秩序之所系。我们是否已把“和平”这个概念降低到等于能够容忍的紧张状态？是否期望世界上别的国家能满足于容忍核军备竞赛不断螺旋上升的“稳定与秩序”概念？能让无核武器国家的“切身利益”继续受到为世界事务设想出这样宏伟计划的人所忽视吗？

巴西深信，除非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正当担心和愿望同样受到应有的考虑，裁军问题就永远不会得到公正持久的解决。那些认为掌握毁灭文明的力量和手段的人就有资格做出影响全人类的决定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如果那是对的，如果力量是国际关系中唯一得到承认的尺度，那么，所有国家都将感到有理由寻求取得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一切手段。我国代表团仍然深信，通过对当前裁军领域中的概念的仔细和开明的审查过程，迄今感到不能遵循本委员会赖以成立之前提的代表团，终将认识到，如果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利益这个更广泛的局面给予应有的考虑，它们本国的安全需要可以得到最好的满足，认识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是有关谈判的适当场所。持相反的态度将是可悲的错误，迟早将载入历史。

主席：我感谢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热情的话。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让我首先表示，德意志民主共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和国代表团看到您主持本委员会感到很满意。我们深信，以您的闻名的外交技巧和经验，您将干练地领导我们渡过七月份，无疑在这一个月里我们将面临夏季会议的大部分工作。同时，我愿感谢您的前任匈牙利科米韦斯大使同志，感谢他在六月份担任主席时执行职务极好，顺利成功。主要是由于他的努力，我们夏季会议的谈判才能从头就顺利开始。同时，我愿乘此机会向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大使表示诚挚的欢迎，我们怀着很大兴趣听取了他的发言。我们祝愿他在新的工作中一切顺利并盼和他建设性的合作。

现在请允许我谈一谈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两个中心问题——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对这两个项目的重要性不会有什么疑问。在当前情况下，其重要性特别明显，因为核军备竞赛被大西洋彼岸、众所共知的力求争取军事优势的人士加剧到新的危险程度。现在比以往更加需要采取具体措施以便使人类免于核浩劫。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话和谈判已提到日程上。这些就是最近苏联最高苏维埃“致世界各国议会和人民”呼吁书的基本思想，我注意到就在几分钟前这份呼吁书已作为正式文件散发。我国支持这份呼吁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院就此严正声明：

“这一和平呼吁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在世界和平再次陷入严重危险的时候做出的。把过份的军事力量转变为对抗和军备竞赛政策，变为干涉和挑起冲突的政策，不仅有可能摧毁各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取得的缓和的成果，而且也有可能把人类带到核阿马吉登的边缘。”

因此，一些最有权威的国际机构再次为和平和裁军大声疾呼。自然，这样一个问题就产生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如何响应这些呼声，如何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起到其作用呢？我们继续坐着等待核灾难的爆发呢，还是切实着手进行世界各国人民委托给我们的工作，并得出具体解决办法呢？

我想后者才是正确的道路。我国代表团认为成立关于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是朝这个方向的第一步。

由于在我们的春季会议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没有取得协商一致，我们支持就项目1和2举行非正式会议。在澄清与各种核理论和核军备竞赛有关的一些基本方面，这些会议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进行谈判的迫切必要受到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广泛承认。另一方面，导致筹备这种谈判的具体步骤则未能达成协议。

我国代表团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有一种危及本委员会基础的倾向在两个核国家方面出现。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的条款、联合国大会的一再呼吁和清楚表达的世界舆论的愿望相反，这两个国家似乎不准备积极参加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的谈判。有时令人得出一种印象是，最多它们只准备参加不具有约束力的讨论。由于这种态度，甚至关于增设特设工作小组的程序性决定至今尚受阻挠。为了证明这种立场是有理的，提出的理由是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时机尚未成熟”。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肯定没有必要详谈。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也说得很清楚。为了说得明白，我愿着重谈一个历史上类似的事。在座各位一定很熟悉国际联盟中的裁军谈判。它用了多年时间，时常用在非常抽象的讨论上。最终，由于反对真裁军的人使用的臭名昭著的连锁概念而使谈判归于失败。这种概念在1921年9月“混合委员会”的报告中特别有其反映。我愿引用一下它的法文原文：

“国际联盟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没有再比裁军问题更困难的，因为军备决定于政治，政治决定于形势，形势逐年而变并因国而异。”

这种说法和当前的一些论据类似之处是明显的。

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再向迄今不准备参加我们的努力在核裁军问题前进的两个核武器国家呼吁，请它们改变态度，至少接受一个关于增设项目1和2的附属机构的积极正式决定。

禁止核试验特设工作小组可以全面处理一切有关彻底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各方面问题。所有核武器国家将有适当机会说明它们的立场并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据我们所知，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核武器国家正式对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提出疑问。因此，似乎存在着成立全面禁止核试验工作小组的有利条件。

第一步不妨由全部五个核武器国家达成协议暂停一切核试验一年。毫无疑问，这将对今后的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起到良好影响。

同时，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工作小组不应干扰三边谈判的恢复，而应帮助促进它们。该谈判是西方一边于1980年11月中断的，尽管苏联随时准备恢复谈判并在本委员会一再呼吁，从那时起至今尚未恢复谈判。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三边谈判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表明，在彻底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道路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样一个条约的主要条款已取得协议。

关于核查取得的谅解尤属重要。使用按照有些报道说能够侦查到1—2千吨爆炸力的核爆炸的地震监测方法、对特殊情况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现场视察和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这三者将确保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遵守情况的可靠核查。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地震专家小组的工作表示满意，他们为在彻底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范围内建立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已提供了许多条件。

在不忘这一切成就情况下，我们严斥利用所谓核查问题来对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抱消极态度进行辩解的一切企图。在所谓的核查困难背后隐藏的是缺乏在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政治意志，这是最明显不过了。

主席先生，不太久以前，联合国大会庄严声明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我们希望它的声明不仅停留在文字上。现在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我们正进入一个比过去更有可能打核战争的时期。这是由于一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再次主张有限核战争是个现实的政治选择所造成的，也是由于有人认为必须将核武器用作外交政策的积极工具所造成的。这种政策的中心就是这个核武器国家根本不愿意承认有必要稳定核战略均势并将之降低到议定的限度。

我们觉得，这个核武器国家不去考虑就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协定与谈判采取建设态度，而愈来愈多想的是提高“核威慑的可信性”。现在人们正在力求迅速采纳首先进行反击的理论并取得这种能力。在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继续推迟的同时，新的破坏稳定的军事计划却正在通行无阻。今天，谁也不知道这样一种政策所强加和预见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其他谈判的“暂停”将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它将对所有各国人民的安全造成什么危险后果。

军事实力、对抗和围堵政策使现有各种协定成了疑问。在今年春季会议开始时，我国代表团曾提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注意美国某些人士企图废除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只在几天以前，帕尔梅委员会莫斯科会议严肃认真地指出该条约之重要性，并敦促有关国家维护该条约(CD/188)。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张尽早恢复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尽早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生效。这不仅将加强国际安全而且将对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谈判产生良好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影响。

委员会本身在充分注意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规定情况下，应集中注意力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基本方面。

在本委员会以新形式开始工作时，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就已提出载入第CD/4号文件的关于如何筹备和开始有关谈判的各种明确提案，其中提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具体想法和这项谈判的阶段。所有这些提案今天仍然有效。对第CD/4号文件和21国集团的几个文件中提出的问题委员会迄未能达成协议，我们不能不表示关切。

阻挠对当代最关键的问题开始进行实事求是的谈判的立场是毫无道理的。也许有关的两个核国家对核裁军的概念和想法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同。但是，这不应该妨碍它们与大家一道赞成设立特设工作小组，因为它们可以在小组中表达它们的想法和顾虑。谈判是对付当代重大问题的唯一可靠办法。特设工作小组可以确定在相应谈判中要处理的各种问题并可解决与谈判的组织准备有关的问题。

关于这两个要增设的工作小组的职权，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21国集团已表达了有用的意见。现在进行认真辩论和做出正式决定的时机已经成熟。主席先生，据我们理解，由您领导进行相应的磋商，特别是同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团进行磋商，或成立一个专门联络小组，以开始这一进程，这是符合委员会委托给您的任务的。

和停止核军备竞赛有密切关系的是防止核武器在地理上的扩散。因此，让我提醒本委员会，联合国大会第35/1560号决议号召委员会毫不迟延地进行谈判，以拟定关于不把核武器设置在目前尚无此种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国际协议。我们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将认真地响应这项决议。社会主义国家在本届会议之初曾提出适当提案。

在我发言结束时，请允许我对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讲几句话。几天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巴格达附近的伊拉克核研究中心的进攻。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关切的是，在这次进攻之后，在西方的大众传播工具中，并且不仅是在这方面，企图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成为疑问并为以色列的进攻辩解。同时，据有消息报道，侵略者多年前就已秘密取得核武器，而这一事实却无人过问。作为《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我们强烈反对这种企图。我们认为，这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种国家指导下的恐怖主义行为应使在核领域中与以色列密切合作的国家重新审查其有关政策并对侵略者实行适当制裁。这样，合理的对不扩散的关注才能解决。否则，我们怕像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集团那样的侵略政权将受到鼓励，而在明天会在“确保其生存”的借口下向非洲国家的核设施进攻。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赫德尔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热情的话。

达鲁斯曼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委员会的主席。众所周知，你所代表的国家为国际和平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因此，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这个重要的委员会，并且，在你完成你的困难任务和履行你的沉重职责时，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你对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有着广泛的经验和丰富的知识，我国代表团坚信，在你干练的指导下，委员会将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匈牙利大使科米韦斯表示赞赏，他干练地、有效地主持了委员会六月份的工作。

还请允许我对尊敬的委内瑞拉代表纳瓦罗大使表示欢迎。

当大会于1969年12月16日宣布第一个联合国裁军十年时——其目标是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消灭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缔结一项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以及可能的话把由于裁军措施而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人们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七十年代将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具体的成就。七十年代结束前的两年，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大会特别会议在《最后文件》的第47段中强调指出，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构成最大的危险，在彻底消灭核武器方面，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人们遗憾而关切地注意到，第一个联合国裁军十年过去了，但却没有实现其目标。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世界武库中核武器的数量和破坏能力在不断增长，核武器运载系统的准确性也在不断地改进。由于对这一形势感到关注，不结盟运动的外交部长们在今年2月于新德里举行的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中特别指出：

“正在进行新一轮疯狂的核武器竞赛的核武器国家所采取的种种行动已经造成了这样一个形势，即人类似乎已注定要生活在核毁灭的阴影下。”

(达鲁斯曼先生，印度尼西亚)

21国集团在春季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中强调了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在实现核裁军的任务中负有特别的责任。这一特别责任不仅为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所承认(第48段)，而且也为这以前的另一项国际文件所确认，即在这次会议前十年缔结的《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我国代表团认为，双边的和区域性的谈判是有益的并应得到加强，同时我们也认为，本委员会——无核武器国家以及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应该毫不迟延地履行大会赋予的职权开始多边谈判，特别是为了委员会能向明年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有关这些谈判的结果的报告。整个国际社会——不管是核武器国家或无核武器国家——都关心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因为核军备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改进非但没有加强国际和平和安全，相反，却继续威胁着国际和平，并更加深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不安全感。核优势的观点或核威慑平衡的观点只会导致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这样就会使核裁军变得更加遥遥无期。一个核武器国家稍微有点处于核劣势的感觉，它就会以增加军事开支来弥补它的劣势，以便恢复核平衡或甚至取得优势。这个过程会恶性发展下去，这是违背老百姓对和平和安全的强烈要求的。螺旋形上升的军备竞赛还会损害世界社会解决当前国际经济问题以及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种种努力。正如不结盟国家外长在二月份新德里会议上指出的，威慑竞赛“徒然增加了今天国际关系中的疑惧和不安，因为军备竞赛的根源，原来就是只知凭借武力来维持国际关系的现状。真正的威慑只有一个，就是人类的生存愿望。”

三年前，当这个委员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各国社会期望，这个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将比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或裁军委员会会议更加成功。假如我们连就核武器问题——这是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45段中被称为优先项目的首位的问题——进行谈判都办不到，那么，这个机构的信用就会发生危机，国际社会对这个机构的信心也会动摇。但是，直到春季会议结束时，就上述优先项目，其中包括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甚至还没有开始。非正式会议是开了，我们虽然承认这些会议的讨论并不是完全无益，但这些非正式的审议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结果。我们遗憾而关切地注意到，在我们的夏季工作开始了三周后

(达鲁斯曼先生, 印度尼西亚)

的今天, 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载入第CD/180号文件的21国集团提出的关于设立议程项目2的特设工作小组及其职权的建议会获得积极的响应。关于有人说唯有双边的、三边的或区域性的论坛是最适宜的、有效的谈判形式, 21国集团在第CD/180号文件中指出, 这些论坛将仍然是有益的, 正在进行的谈判也应加强, 但同时, 本委员会——这个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机构——应毫不迟延地开始对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同样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多边谈判。这一意见是符合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121段的规定。核领域中的裁军谈判不是只为核武器国家保留的活动范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第113段特别指出, 核裁军对于人类生存是必需的。人类并不仅仅由核武器国家组成; 人类是由世界上所有的现已受到核军备竞赛的不断上升的影响并将受到一场核战争之害的国家组成的, 不管它们是核武器国家还是无核武器国家。因此, 本委员会是就对全人类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核裁军进行谈判的最合适的论坛。

主席: 我感谢印度尼西亚大使达鲁斯曼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上都出现过民族的生存遭到危害的时刻。要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下去, 就需要动员这一或那一国家的一切力量及国内物力。第一次世界性的武装冲突使几个国家的命运陷入危机, 不仅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死亡和巨大的破坏, 而且还大大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地图, 而且确实不仅仅是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卷入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 对许多国家来说, 要保持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地位、有时甚至是国家的生存, 就要遭到空前的破坏、苦难, 以及造成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死亡。目前, 在热核武器时代里, 不仅许多国家的命运, 而且人类文明的生存以及地球上人类的生命本身都处在危险之中。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会有一国的人民面临这个普遍的威胁而寻求自我灭亡吗？会有一国的政府，只要它真正代表其本国人民的利益的话，会不竭尽全力结束这场无拘无束的核闹宴吗？任何头脑清醒的人能袖手旁观这场挽救和平、避免热核大屠杀危险的斗争吗？

正是这些想法、对整个人类的未来的担忧，充分地体现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1981年6月23日在苏联最高国家机构的会议上的讲话中，并体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给世界各国议会和人民的呼吁书中，这一呼吁书已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面对着最近出现的空前严重的国际形势，苏联国家元首宣布：

“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现在，就在今天，人们必须竭尽全力堵塞那些爱好无止境的扩军和军事赌博的人的去路。人们必须竭尽全力保卫人民生存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人能做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它影响到一切人和每一个人。它影响到各国政府、政党、公共组织以及当然还有那些由各国人民选举并代表人民行事的各国议会。”¹

这个任务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委员会。我们这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代表们，大概要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与限制军备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有联系的客观上的很大困难，而且还知道那些主观的、也许在目前阶段来说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集中起来归纳为“各国的政治意志”。的确，正是政治意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主要国家之缺乏政治意志，至今仍是妨碍开始限制核军备竞赛的谈判以及在核裁军领域内采取真正的确实措施的主要障碍。

谁会否认，在目前的条件下，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带来最严重危险的是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首先是核军备竞赛呢？

目前阶段核军备竞赛的主要特点是，它的重点已经从数量方面转到了质量方面。在科技革命的时代里，核武器系统质量上的革新会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军事和战略意义的以及政治意义的后果。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各种可怕结果引起了世界公众合理的担忧。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引用一些各国——核国家和无核国家——的有权威的科学

¹ 《真理报》，1981年6月24日。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家们发表的公正的意见，他们正确地认为，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任何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变成一场核灭绝——地球上人类文明的全部自我毁灭。因此，比如有权威的帕格沃希会议的与会者们最近指出，除非采取有效的措施，以缓和和消除质量上和数量上的军备竞赛的危险趋势，不然的话，一场核军事灾难就甚至会在不到本世纪末的时间里爆发。这样一场战争将会造成人类社会不再能对付的死亡和破坏。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的生存将受到危害。¹

我想再次强调指出，这不仅仅是一般公众的某些代表的意见，而是那些知道自己讲话分量的有名望的科学家的意见。辐射生物学方面的最大权威、英国的罗特布拉特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第30次帕格沃希会议上明确地说：军事专家们未能或不愿考虑军备竞赛政策的后果，而且想寻求得到公众对“有限”核战争理论的支持。

美国著名的科学家、纽约大学名誉教授约翰·萨默维尔也持类似的观点。他特别指出，“现在，地球上每个人、所有的人要参加一次世界性的公民投票，就到底应让日益增长的毁灭性武器的储存继续存在下去呢还是让生命本身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投票。那些不采取任何行动反对这些类型的武器的人实际上是投了灭绝的票。”²

今年三月底在华盛顿附近召开了一次“国际内科医生争取防止核战争”的会议，与会的有来自11个国家的知名科学家和内科医生。会议研究了各种形式的核打击的后果。例如，会议认为，一枚百万吨级的炸弹在一个有一百万居民的城市上空爆炸的话，300,000人会死于空爆、燃烧和辐射，400,000人会受到核爆炸后效的影响。一枚两千万吨级的热核装置的爆炸会夷平半径为24公里的区域内的所有建筑，光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会烧死距爆炸中心140公里内的一切生命体。

100亿吨级的核爆炸——根据美国专家们的估计，这正是热核战争时核装置爆炸的当量——将减少大气层中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臭氧层。所谓的强烈紫外线辐射将急剧增加，结果会摧毁农作物和牲畜。³

¹ 《科学世界》，第24卷，第29页，1980年。

²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6期，第70页。

³ 《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真理报》，1981年4月10日。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各国的科学家和军事专家们已注意到核战争的后果会造成巨大的伤亡和破坏，包括所谓的有限核战争的后果。

按照目前的战略武器、制导系统和导弹预警系统的发展水平，要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新的核战略的设计者们依赖的正是这个——而又不必然会遭到一场威力不比其小的报复性进攻，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人想找到一些百分之百可靠的核战争的“诀窍”——这种诀窍能使他们在某个顺利的時刻解除敌人的武装，用比喻的话来说就是一拳打倒对方而没有自我毁灭的危险——这只是幻想。

人们不能对核战争的性质和方法作简单的判断。设计有限使用战略核武器观点的人实际上是建议根据事先制定的“规则”打一场核战争，这些规则设想的是：核导弹应“彬彬有礼地”爆炸，即不是在城镇的上空而是在他们认为可称得上是军事物体的那些目标上空爆炸。对于任何聪明人来说这显然是不能实现的事。目前，军事设施的部署情况是这样的：在任何情况下，要对这些设施进行有选择的打击必将大规模毁灭平民百姓。有人企图把核战场说成是“仅对付军事目标的核交锋”，从而可以防止其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总的来说这种企图看来是幼稚可笑的。

从军事观点来看——主张新的核战略的人是完全明白的——一场核“微型战争”是荒谬可笑的，因为每个人都清楚，任何有限的核战争将不可避免地立即升级为一场全球性的全面战争。

对一个工业国家的领土发起即使是有限数量的核打击，其后果也是难以设想的。美国国防部的专家们起草过一份关于“有限核战争”的影响的报告，并于1975年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宣读过。其中载有下列资料，即美国领土上的各种目标在遭到有选择的核打击后可能会受到的损害。仅对（密苏里州）的怀特曼军事基地发起的一次打击会造成一千零三十万人的死亡，对其他洲际弹道导弹基地进行攻击时，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到两千一百七十万人。

这就立即产生了一个问题：新的核战略的辩护士们是否了解这些数字的重要意义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的严重性？的确，在捉摸这些数字时，人们会不自觉地相信核狂人们正在助长的对世界的危险。

尽管存在着令人信服的资料，说明一场使用核武器的战争会产生的灾难性的后效，但在西方的一些地方，这种战争的拥护者们仍在为其辩护。威慑理论的辩护士们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甚至想为美国使用核武器反对苏联这一做法的可取性制造理论根据。正如《外交政策》季刊上科林·S·格雷和基思·帕纳的文章说的，核战争是可能的。和阿马吉登这一场预示了历史的终结的圣经所述的战争不一样核战争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结果……。

然而，从这篇文章的“胜利是可能的”题目来看，对文章的作者来说，战争的结果是清楚的。这场战争要“强迫苏联”放弃那些华盛顿错误解释了其性质的外交政策行动。

最近，有人越来越频繁地试图为继续使用威慑理论的必要性制造“理论根据”，而这一理论早就不止一次地被生活本身驳得体无完肤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这一理论的拥护者们主要是在欧洲大陆推行这理论，而现在，他们想把这一理论推行到全球。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斯坦菲尔德·特纳的一篇题为“走向一个新的防务战略”的文章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刊登在1981年5月的《纽约时报杂志》上。

我们赞成那些代表的意见，他们一直断言核战争不会局限在那些拥有核武器或与核国家有军事联盟的国家内。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下，很难设想哪一个地区在一场核冲突中能逃脱得了。

正是认识到这个客观的现实，而不是出于其他的什么考虑，苏联提出了它的和平倡议。我国国家元首L. I. 勃列日涅夫最近在莫斯科的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上、在布拉格、基辅、第比利斯的讲话中、在最近的苏联—阿尔及利亚、苏联—约旦和苏联—利比亚的谈判中以及在会见知名政治人物如O·帕尔梅、W·勃兰特等场合一再重申，苏联方面愿就裁军问题的所有方面开始对话。前面提到的“向世界各国议会和人民呼吁”这一文件集中地体现了苏联方面对谈判的良好愿望。这一呼吁——它在当今世界形势中的紧迫性是不容争辩的——是在人类历史上爆发最血腥的战争四十周年前夕通过的，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还有什么人需要我们拿出比苏联在上次大战中遭受的无以伦比的伤亡和物质损失更为有份量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在裁军领域中各种建议的诚意吗？

但是，有那么些占据着负责地位的人力求推开苏联的建议，而自己又不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建议。

今天，没有任何任务比防止陷入战争和避免一场核冲突更为重要、更为紧急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是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进行谈判。世界上广大阶层的人们都持这种观点，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许多成员国都持这种立场。本机构中这些成员国代表的发言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就奔向这裁军大道的具体步骤、特别是在我们委员会范围内的具体步骤所提出的提案生动地体现了希望开始实际谈判的强烈愿望。

苏联一向赞成、现在仍赞成裁军委员会把核裁军的问题作为最高优先的问题加以审议。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此问题提出的各种建议应该是大家熟知的。因此，坦率地说，我们并不理解某些代表团要求“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或所有的核国家表明它们在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的做法。在这方面，我们再次提请这些代表团以及所有其他的代表团注意CD/4、CD/109和CD/141号文件，并注意苏联领导人就这些问题发表的许多讲话，其中有些已作为委员会今年的正式文件予以散发(CD/160、CD/166、CD/176)。

第CD/4号文件载有具体的旨在保证尽早开始核裁军谈判的建议。它明确地表明了我们对谈判的事项、谈判的阶段、准备谈判的安排、谈判的时间以及其他有关进行谈判的问题的态度。这一文件还强调有必要就适当的核查措施达成一致意见。

我还要回顾，苏联代表团和CD/4号文件的联合起草人已一再解释并澄清了它们提出的建议。

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停止生产核武器并裁减和消除这种武器应在分阶段以及互相能接受和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各个核国家在每一阶段内参加各种措施的程度应对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现有武库的数量和质量作出适当考虑后决定。现有的核武器的均衡应在逐渐降低其水平的基础上在各个阶段加以保持勿使倾颓。

最近，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说核裁军的问题是无可摆脱地与各国的最高国家安全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应该在不考虑这些利益的情况下就限制核军备问题进行谈判。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当然，只要这种说法不是被用来作为反对核裁军谈判的借口。我们在CD/4号文件和我们的发言中一再强调，我们赞成限制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措施的制订和实施应无可摆脱地与加强对各国安全的政治上的和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国际法律上的保障问题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项旨在限制核军备竞赛的措施, 苏联已提出建议, 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这种武器。这个措施将有助于限制核武器的扩散并因此遏止核军备竞赛, 这个事实是不容争辩的。我们愿意达成如下的协议, 即所有核国家保证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 不管这个国家是否和这个或那个国家保持联盟关系。我们还提出了其他许多非常具体的建议, 这些建议的目标是遏止核军备竞赛, 并且我们已经指出, 我们将有兴趣地倾听其他国家、首先是核国家对这些建议的态度。

为了准备谈判, 社会主义国家已建议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协商, 在这过程中将有可能确定一系列有待审议的问题, 并有可能解决组织安排问题。

只有其他的核武器国家表现出谈判这些问题的意愿并采取建设性的态度, 这些谈判——与这些国家的对话——才有可能开始, 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

就苏联代表团来说, 我们愿意和其他核国家、任何一个代表团或多个代表团就这个问题开始非正式的协商。

这样, 一方面,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向委员会提出了为朝这一方向前进而奠定良好基础的建议。不结盟和中立国家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而且, 委员会也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结果, 在委员会内就这一现实而重要的问题进行具体谈判的想法以及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想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另一方面, 其他的核国家和它们的一些盟国坚持拒绝在委员会内就限制核军备和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它们所期望的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 现在是, 而且该是从一般性辩论走向实际谈判的时候了。

苏联最高苏维埃向世界各国议会和人民的呼吁中说, “在我们这个核时代, 我们大家都需要对话和谈判, 正如大家都需要和平、安全和对未来的信心一样。除了谈判之外, 现在不存在其他任何解决争议问题的明智办法, 不管这些问题多么尖锐复杂。决不能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时间不等人。

谈判每耽误一天, 核冲突的危险就随着相应增长。解决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面临的生命攸关的各种问题这一事情现在正在搁置之中, 而时间是不等人的。”¹
主席先生, 确实, 时间不等人。我们委员会该最终着手工作起来。

主席: 我感谢苏联大使伊斯拉耶利安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自从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印度代表团团长以来, 已经有一年多了。然而, 在这相对短暂的时间内, 您已赢得了您所有同事们的崇高的敬意, 所以今天您在同事们中间理所当然地已享有一种崇高的地位。

毫无疑问, 这一方面是由于您在发言中一贯表现出来的对裁军事业的真诚的和热忱所致, 同时也是由于您对这个问题的广泛的知识 and 始终贯穿在您那些发言中的驳不倒的逻辑所致。您在逻辑上是运用得如此巧妙, 所以常能消除我们经常在这里工作中所遇到的很多人造的障碍。

我们相信, 您的优秀的品质能使您在履行您今天刚担任的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7月份主席的重要职责方面取得同样有成效的成绩。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您担任这一职务, 并向您表示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

我们还愿向您的前任、尊敬的匈牙利代表科米韦斯大使重申我们曾有机会在6月11日当他一开始担任主席时向他表示的祝贺。那时我们的话仅仅是出于期望, 但今天我们却可以以下事实为基础来重复以前的话了: 他在开始时为通称的夏季会议迅速作好工作安排, 最后于上星期四胜利结束会议时作出就议程项目5: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举行非正式会议的决定, 凡此种种都表现了他的建设性的和表率的作用。

最后, 我国代表团想在您今天会议一开始向委内瑞拉的新代表、尊敬的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大使致意之外也来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正是今天我们从他那里听到了一篇非常有说服力的发言。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春季会议期间, 我只非常简单地就这个多边谈判机构议程上的头一个项目: “核禁试”发了一次言。而且在2月19日的那次讲话中, 我只限于列举我国代表团在委员会内前几次就这个正在审议中的项目所作的十次发言,

¹ 《真理报》, 1981年6月24日。

(罗夫莱斯先生, 墨西哥)

并只限于回顾载于1980年12月12日第35/145A号决议里的大会向“所有委员会成员国”发出的呼吁, 呼吁它们“支持委员会于1981年举行的会议初期阶段设立一个专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展开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

这样简短地谈, 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认为, 对于一个联合国已经审议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多的问题, 现在很难再说些什么了, 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希望, 在不久将开始的非正式会议上将证明, 克服在委员会之外进行了历时四年多的谈判的那三个核武器国家中的两个国家顽固反对委员会就其议程上占最高优先地位的项目通过那种自去年以来关于四个其他项目一直使用过的并不过分的程序, 即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是可能的。

不幸, 我们想错了, 21国集团所有其他成员国也想错了。我们的联合努力失败了, 而且用来挫败这些努力的站不住脚的借口在21国集团内激起了理所当然的不耐烦——几乎可称为愤慨——, 这已反映在4月24日在委员会称之为“春季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向大家宣读的那次发言里并刊于同一日期的第CD/181号工作文件中, 其中特别提到下列话:

“21国集团坚信, 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权立即了解, 由于什么具体原因, 三个核武器国家历时四年之久的单独谈判迄今无视联合国大会一再迫切提出的呼吁: 加速这些谈判, ‘使其作为紧迫问题, 圆满完成’, 并将其结果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如果我们注意以下两点的话: 一方面, 委员会40个成员里有那么两个国家看来要把委员会同安理会混淆起来, 而另一方面, 21国集团声明中提到的大会“一再发生的迫切呼吁”不仅在《最后文件》中是协商一致的题目, 而且这两个成员在1977年和1979年通过的三个其他大会决议中确是投票赞成的, 那么, 这就更容易理解以上这一段里和第CD/181号文件中对进行三边谈判的核武器国家提出的12个深思熟虑的恰当的问题里所表明的心情。在三边谈判已开始了大约六个月之后, 在1977年12月12日通过的, 也是美国和联合王国投票赞成的第32/78号决议里, 大会:

1. 重申“严重关切: 大会尽管屡次以极大多数通过关于在一切环境内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决议, 但过去一年内这种试验仍然持续不断”;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2. 满意地注意到“已有三个核武器国家开始进行谈判，以期拟订一项关于这项决议内容的协定”；
3. 宣布“缔结这样一项协定并将其开放签署，将是预定于1978年5至6月举行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取得成功的最好预兆”；
4. 敦促“这三个核武器国家加速进行谈判，以求尽快使谈判取得积极的结果，并尽最大努力在裁军委员会会议春季会议开始前将谈判结果送交会议进行充分的审议”；
5. 请裁军委员会会议“迫切讨论第4段所述谈判所达成的案文，以便将一份条约草案提交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我早些时候提到的三个决议中的第二个决议是1978年12月14日的第33/60号决议，它象前一个决议通过时一样，美国和联合王国也投票赞成的。大会在该项决议中一开始就重申“其信念：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停止核武器试验将是符合全人类的利益的，……是朝向终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发展和扩散的一个主要步骤，”并回顾它在这个问题上的前两个决议和“《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在这些条约中表示决心继续进行谈判以达成永远停止一切试爆。”后来在决议的执行部分里，大会：

1. 重申“严重关切核武器试验仍然在违反绝大多数会员国意愿的情况下持续进行”；
2. 重申“其信念：一项关于本决议主题条约应获有最高优先地位”；
3. “对过去一年未能达成一项条约草案”感到遗憾；
4. 注意到“三个正在进行谈判的核武器国家承认有迅速圆满完成其谈判的需要”；
5. 敦促“这三个国家迫切地加速进行谈判，使其取得积极成果，并尽最大努力在1979年大会召开会议以前，将谈判结果送交多边谈判机构进行充分的审议”；并
6.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立即就上文第5段所称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案文进行研究，以便尽早将一份可获最广泛加入的条约草案提交大会第33届会议第二期会议”。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应予以指出的是：在该项决议里，无疑，大会为了强调它的要求的迫切性规定裁军谈判委员会要向它提交的条约草案，将不在其下一届会议，第三十四届会议进行研究，而要在“第三十三届会议第二期会议”，即：通过此决议的同一届会议上进行研究。

这些决议中的第三个决议特别与这个问题有关，象其他两个决议一样，在通过时这两个核武器国家也是投了赞成票的，但它们今天看来完全忘记了它的内容，这个决议就是1979年12月11日第34/73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大会：

1. 重申“严重关切核武器试验仍然在违反绝大多数会员国意愿的情况下持续进行”；
2. 表示“坚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全面禁试条约谈判方面的积极进展，对成功地防止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并将对停止军备竞赛和达成核裁军作出贡献”；
3.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全面禁试条约列为最高优先工作，开始进行谈判”；并
4. 要求“三个正在进行谈判的核武器国家尽最大努力，使谈判及时圆满完成，以供裁军谈判委员会下届会议审议”。

正如我上星期所说的那样，这两个一直在使用否决阻碍过去一年来的委员会工作的核武器国家的态度看来确实同它们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二届、第三十三届和第三十四届常会上所采取的态度——正如我刚引的决议中所表明的那样——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的。应予以铭记的是：这两个国家同意——不是通过参加协商一致，因为协商一致有时意味着消极的接受，而是通过对连续三年通过的三次决议投赞成票这种积极的、毫不含糊的行动——大会应敦促三个谈判国家，换言之，即它们自己，第一，“迅速圆满完成”这些谈判，第二，立即将所取得的结果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与此同时，大会要求委员会就有关条约着手进行谈判，并须“最迫切地”或“作为一个具有最高优先地位的问题”或“立即地”，以上用词都选自三个决议，你爱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吧。

一连三次采取这种看来很积极的立场而过后实际上完全无视它们部分对之负责的这三项决议而且公开拒绝——正如它们一直是这么做的——我们且不说，将它们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现在已进行了历时四年之久的谈判结果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或拒绝回答21国集团所提的具体问题，甚至还拒绝让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来履行其职责，而且所涉的是关于一项具有议程上最高优先地位的项目，这就构成了不仅仅是对国际社会的最有代表性的机构，即联合国大会，的不尊重，而且还是一种嘲弄。我国代表团从一开始——即从1978年它参加起草的后来成为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时起——就把《最后文件》第120段中明确规定的“协商一致”要求理解为是意在防止草率通过决定或者防止通过一些可能危害委员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的决定，但肯定不意味允许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和有时甚至是变化无常的或专横武断的理由之下把协商一致变成阻止委员会履行大会交给它的基本职务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国代表团因此认为，现在该是澄清有关此事的一些根本问题的时候了。为此目的，我们认为，首先委员会若能下星期在它的一次正式会议——习惯称之为全体会议——上就1980年3月4日21国集团首先提出的(CD/72)并于1980年8月6日(CD/134)和1981年4月24日(CD/181)非常强有力地重申的关于设立题为“核禁试”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作出一项公开的决定，这将是可取的。

如果事与愿违，核武器国家仍反对设立这一工作小组——核武器国家迄今为止一直是设立该小组的障碍——我国代表团将认为，委员会有必要着手彻底地研究一下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8条中使用的“协商一致”这个词的意义和范围。我们认为，事实上这样做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的根本机构——即大会，在其1978年特别会议时，竟然愿意为恣意滥用这个词敞开大门。这种滥用实际上将会意味着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处于瘫痪状态。

主席：感谢墨西哥大使罗夫莱斯阁下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曼苏尔·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匈牙利大使科米韦斯表示钦佩，他在委员会六月份工作的困难阶段干练地、高效率地、兴致勃勃地领导了委员会。在他的领导下，委员会就夏季会议的各种组织和实质性问题迅速地达成了决定。

(曼苏尔·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代表团和我本人感到非常满意的是你担任了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我们确信，你将以你的丰富经验和智慧以及贵国对裁军事业的专心致志，指导委员会取得重要的成就。为此目的，巴基斯坦代表团保证给予你充分而毫无保留的合作。

贵国是巴基斯坦的伟大邻国，我们希望和贵国保持密切和加深的关系。最近，印度外长纳拉辛哈·劳先生阁下对巴基斯坦的访问为促进两国间进一步的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本委员会中提一提以下这点可能并不是不适宜，即巴印两国外长在会谈后于6月10日在伊斯兰堡发表的联合新闻声明中，“双方重申了它们仅为和平目的使用核能源的政策”，并且，“它们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就核裁军进行认真的讨论。”

目前，委员会正在审议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一项目。大家都认为这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巴基斯坦对核裁军和促进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法问题的意见已在委员会内谈过了，今天我不想再重复这些意见。但是，有必要强调指出，完全不作任何努力来讨论这一优先目标的做法会严重地妨碍采取其他的裁军措施，并会助长当前的国际对立气氛。

从委员会建立起，巴基斯坦代表团一贯赞成在委员会中审议与核裁军有关的问题。虽然委员会在今年早些时候就这一项目进行过一些有益的非正式讨论，但至今还没有就《最后文件》第50段提出的核裁军问题开始谈判。

巴基斯坦代表团认为，21国集团在CD/180号文件中客观地分析了形势，并提出了及时地和现实的建议，要求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开始多边谈判。我们希望，委员会将早日就这些建议达成积极的决定。

我认为强调以下这点是恰当的，即载入第CD/180号文件的21国集团的建议包括有两个不同的部分。第一，它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某些与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有关的具体问题。第二，21国集团建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承担起这项审议和澄清问题的任务。

第CD/180号文件中提出的委员会应审议的问题并不等于就核裁军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认识到这一点可能是有益的。我国代表团认为，该文件建议的是澄清观点和立场，以便为核裁军问题的具体谈判打下基础。这些问题的审议不会损害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奉行的政策。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澄清问题的过程将极为有益地帮助弥合目前存在的有关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态度方面的了解和理解的鸿沟。

(曼苏尔·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我国代表团估计, 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没有任何成员反对审议这些问题, 也不会反对如果可能的话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同意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可以成为核裁军谈判的重要指导方针。

关于21国集团提出的建议中的第二个部分, 即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同样认为, 这是澄清所建议的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那些认为设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那些委员会成员有义务建议另一种审议这些问题的办法。请允许我说, 巴基斯坦代表团对使用什么方式审议第CD/180号文件中提出的问题持灵活态度。我们认为重要的是,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本届会议期间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 以便达成适当的结论, 而这些结论又能增强就实现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具体协定进行谈判的前景。

应该指出,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今后的十个月内就有待包括进综合裁军方案的具体的核裁军措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认为, 21国集团在第CD/180号文件中要求审议的问题对于就综合方案中的核裁军措施问题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商一致意见是必不可少的。综合方案除非包括有关核裁军问题的特有而具体的措施, 它将不能取得普遍接受, 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 我国代表团希望, 裁军谈判委员会将能为在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开动核裁军的进程作出有意义的贡献。除非本委员会作出这一贡献, 不然的话, 它作为一个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信誉将会遭到彻底损害。这对裁军目标以及对和平和安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无须多加阐述的。

我国代表团今天还想提及另一个问题, 即以色列军事攻击伊拉克民用核设施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安全理事会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理事会都在它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对以色列军事攻击伊拉克一事表明了态度。委员会中的许多成员也就这个问题发了言, 一致谴责以色列的攻击。每个小组都在委员会中发表了声明, 集体表示谴责。21国集团在第CD/187号文件中散发的声明中要求, 除了谴责这一攻击外,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保证防止以色列或其他国家再采取这种侵略行动。21国集团敦促委员会“重申禁止在任何情况下攻击一国和平用途核设施的国际原则”, 并建议, “委员会应采取有助于扭转这一行动的有害影响的适当步骤。”

(曼苏尔·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因此，巴基斯坦代表团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就以色列的军事侵略及其影响通过一项适当的决定。我们提出下列案文供委员会审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强烈谴责以色列于1981年6月7日对巴格达附近的塔木兹核研究中心发起的军事攻击系明显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行为的准则。这一侵略行动对于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裁军的前景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裁军谈判委员会重申，只有在所有国家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以及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和宗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裁军。而且，委员会认为，这一侵略行动侵犯了每个国家为和平目的取得和发展核技术的主权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它也违反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65段至71段中提出的基本原则，而这些段落为核武器国家以及无核武器国家在国际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订出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方法和途径提供了唯一的、大家同意的基础。

委员会认为，以色列以自己任意编造的关于另一国的意图的站不住脚的并被所有的客观证据驳得体无完肤的借口，竟然冒称有权进行这一军事攻击，这是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中东出现的忧虑的首要原因以及该地区核扩散的最大威胁正是以色列的核计划、核能力和核意图。

委员会认为，如果以色列或任何其他国家再次采取这种侵略行动的话，那么，除了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生产严重的后果外，还将严重地损害国际社会为促进核裁军和不扩散所作的努力。委员会严正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以任何理由把民用核设施作为军事攻击或破坏的目标。”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请你在委员会成员中尽快召开非正式的协商，以审议这一案文并就这一问题达成一项适当的决定。

主席：我感谢曼苏尔·阿赫迈德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我希望委员会能原谅我在此时要求发言。我国代表团本想在今天就核裁军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进行发言，但是，鉴于发言的代表团已很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

多，我们将在下一次会议上发言。我也知道其他发言人持有同样的态度。

但是，在今天会议结束之前，我想简单地谈谈一个问题。你们可能还记得，加拿大代表团曾提出关于军备管制核查的概念性工作文件，作为 CD/183 号文件的附件。在那个时候，我们表明了我们的想法，要求在委员会内和其他代表团就此问题交换一次意见。关于要求提供方便条件以便同其他有关代表团进行非正式协商的要求，委员会一贯是给以支持的，按照这种惯例我已要求秘书处于明天，7月3日星期五上午9时30分为我们提供1号会议室。因此，我想借此机会邀请委员会的有关成员和其他可能对此感兴趣或想参加核查问题讨论的代表，明天和我们一起在1号会议室开会，正如，我相信，麦克费尔大使已经和这个房间里的大使们讲过的。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并相信所有代表团对此已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尊敬的代表们，我已要求秘书处今天将委员会及其属附机构下星期会议的时间表分给大家。时间表并不包括委员会同意的在各种组织安排范围内成员之间可能进行的非正式协商。同往常一样，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可以看委员会的情况而改变或调整。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听了您对时间表的介绍之后，依照您所讲的，我想借此机会提醒各代表团注意我在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上的宣告，即关于毒性确定的协商会议将于7月6日，下星期一上午10时在七号会议室开始举行。

主席：目前，我们只有一个人要在下星期二的全体会议发言。我催促那些想在星期二发言的代表团，在星期一上午10时30分以前登记他们的姓名。

尊敬的代表们，如无异议，我将认为委员会同意遵照这个时间表，把它作为下星期的准则。

就这样决定了。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将于今天下午3时30分至6时30分开会。这个通知是根据工作小组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请求作出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7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现在休会。

下午1时30分散会。

×× ×× ×× ×× ××